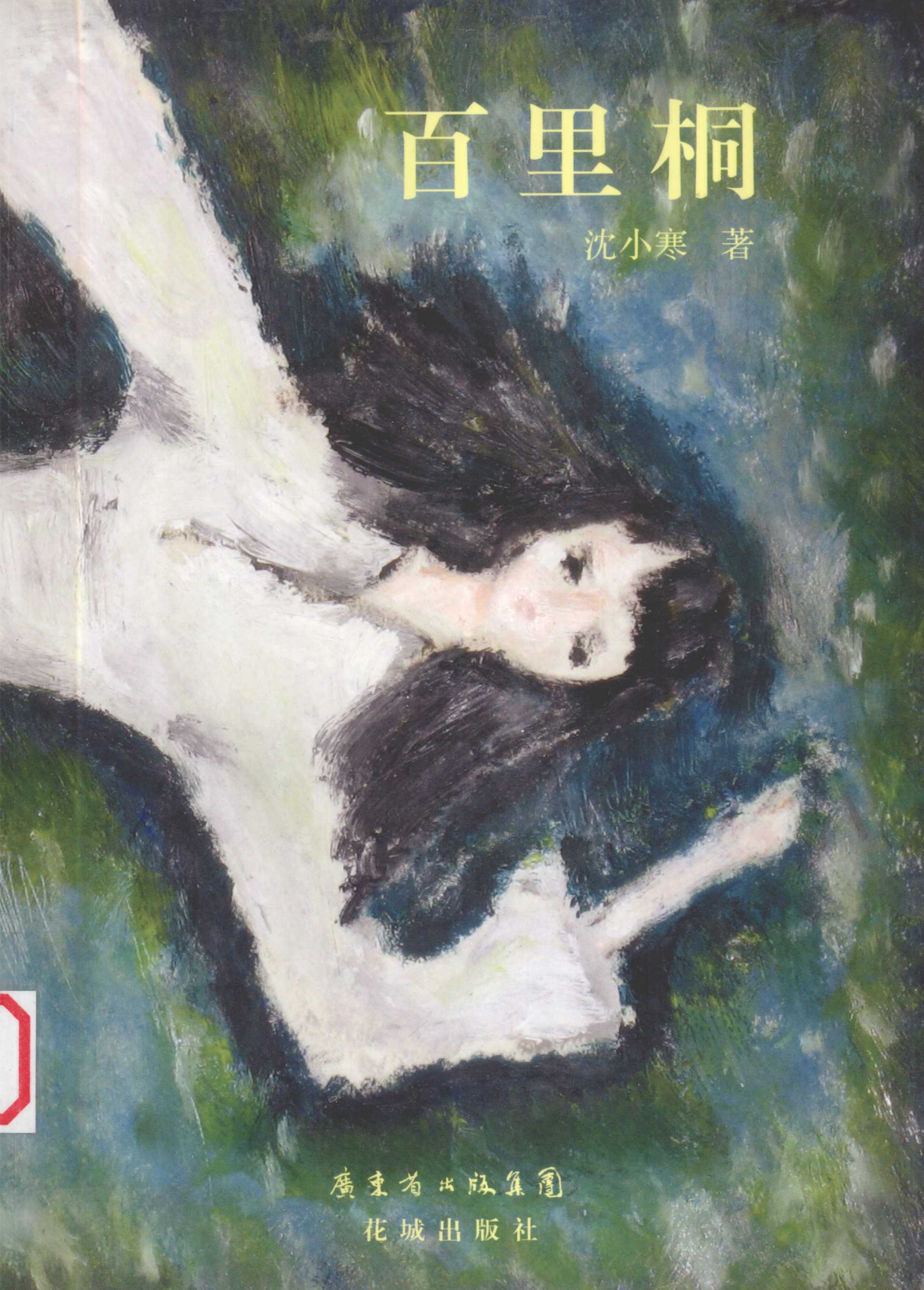


百里桐

沈小寒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目 录

一、流萤谰曲	1
二、叶翼拈枝	16
三、重语轮花	36
四、蓝草蝶影	50
五、幽雪林风	70
六、樱花三弦	87
七、堪尘香年	108
八、木镜双曜	122
九、驳影遗月	148
十、紫云挽泪	165
十一、千百里桐	175

经久行过礼之后就走了。

桐照着母亲和姐姐说的躺在床上，蓝给她的脸上上着药水。整个过程桐都一声不吭。

“桐你为什么叫呢，你叫了我心里都会好受一些。”蓝很心疼地说。

桐一言不发，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抬起来，抚摸蓝受伤的脸，轻轻说一句：“姐姐，你受苦了。”

萦绕在枝头的樱花雪一般纷纷不由己地坠落在圣洁的大地之上。大地只带走了圣洁的东西。

在那块孤独的地方，已经颤巍巍地有了绿色的小树苗。

那个人每一时每一刻都有回来的可能。她要带他看梧桐树。流逝的夜一去不返，少女明亮的眼睛里映衬出晨曦中的朝阳。

“他不会回来了。”蓝说。

“姐姐？”

“我知道你在等他。”

“姐姐你知道的，我告诉你他说过一定会再回来的。”

微微的金光中，似乎有人正在抚琴，琴音里仿佛在伶仃的冰天雪地中开出了绚丽多彩的花。

“是经久哥吧。”桐轻轻说。

她向着远处山上的樱花林迈去。未化的雪落在洁白的樱花上，分不出，哪是樱花，哪是雪。

只是一个人正坐在雪化的地面，低头抚琴。桐低头想看他的脸。

那人一抬头，却是一张陌生的脸，只不过是邻家的小孩子而已。桐笑了，再走开。

随着抽条的新芽，漫山的野花香。

洁白的衣衫随风飘扬，桐远远地看着它们，作了新的祝福。

陨落的樱花，预示着夏夜的到来。

天上的星星越来越多，河塘的绿叶子趁人不注意就长了很多很多，五六月那阵子就结出了许多青绿的苞。

绿油油的蔷薇缠满了院落的栏杆，苍白的花朵沾上了粉红色的红晕。

河塘的苞变成了奇迹般的粉红色，夹杂着淡淡的紫罗兰色。鼓鼓的，仿佛要撑开变成整个的花朵。

河边沉默的小树又能吐露什么心声。

桐带着雪白的小羊羔到草地间，只是用温柔的眼睛看着它们吃草。

梧桐长出了绿色的叶子，种子像青绿色的糖果挂满了枝头。秋已经在叶的边缘动身了。当秋天的第一片开始坠落，小小的梧桐上面就挂满了黄澄澄的小铃铛

“乌鸦。”蓝说，“快些吧，时候已经不早了。”

秋天很快埋葬了相思，天上落下了洁白好看的东西。一片片，轻盈为人知地坠落在这不知名的地方。

家门前强风卷起桐的衣衫。桐仔细向着小树走去，蹲下身用绳子一点点捆绑好树干。

少女仰望肃穆的天空，雪坠落下来，凝结在乌黑的睫毛上。姐姐打伞为她遮住了漫天大雪。

“姐姐。”桐笑了。

冻结的小溪水上映照出耀眼的日光。树枝颤抖的声音一直从远处传来。

“桐，你在屋外面这么久不冷么？”蓝问。

“没事的，姐姐。”

桐轻轻走过，她回头，看自己浅浅的足迹再被新坠落的雪掩埋。

蓝走到桐身边，把伞递给她，那一刻，桐很吃惊蓝的手竟已变得这么粗糙，不禁潸然泪下，眼泪再被空气冻结到了脸上。

蓝什么也没有注意，只是一个人再回到屋中，进那间摆着可能占用她一生的纺车的房间。

每日阳光在桐的发间掠过，每夜星光就在她的头发上舞蹈。

雪埋葬了累积三季的遗物，只将它们永远珍藏。

风儿沙沙作响，偷走你睫毛上的泪，你踏过的每一寸雪地都弥漫着苦涩的气息。真挚的爱，希望永远停留在圣洁的雪上，散发到永恒的空中。温柔的眼睛会永远看着你，给予永远的柔和和宽恕。

千里之外传来遥远的脚步声，清晰的脚印印在洁白的雪地上，踏雪无痕。

“姐姐。”桐本能地想要叫醒蓝。

连叫两声都没有回应，她急忙去看蓝的床铺，被子枕头已经叠放得整整齐齐，她人根本就不在。

桐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走到纺屋，试探性地对着门叫了一声：“姐姐？”

门里根本就没有作答的声音。桐推开门，发现里面也是空的。走遍了整个屋子都不见蓝的踪影。

她戴好帽子，拿着斧头和匕首，走出了家门。

风凛凛，雪漫漫，雾气缭绕的蒙蒙亮的清晨还显得十分模糊。狼的叫声没有让她的脚步停留，远处绿油油的光，那是吃人的光，在等待着猎物。少女只是攥紧了匕首，漫无边际地上山了。风雪中夹杂着刺鼻的血腥味。

一匹狼出现了，接着两匹，三匹，四匹……直到整个狼群出现。狼群带着显而易见的威胁的眼光。虽然以前放羊的时候，偶尔也会碰到几只狼，却从未碰到过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夜在给桐上药的时候忍不住说，这语气虽然很重，却满是心疼。在空荡荡的房间显得静悄悄的。

“没关系。”桐笑了。

“你竟然在第八部门工作，北野肯定不安好心，你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夜，第八部门怎么了？”

“那是神秘部门，据说里头的人都在做些不法勾当，拿钱很多，但是到第八部门的人大家都再也没见到过。”

桐默默垂落下长长的睫毛。这一切，她都不得而知了。

“我走了，有机会再见。”夜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说完后，就蹑手蹑脚地离开了。

每天一堆人毫无节制地领取镇痛药，桐都觉得有问题了。

没两个月，船已经开始登陆了，夜跑到休息室找到桐：“船已经开始登陆了，北野突然说要找你。”

“我去。”桐说。

“你明不明白，去了就可能回不来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再偷偷离开船，逃走。”

“没关系，我一定会回来的。”桐推开门，出去了。躲，能躲到哪里去呢，整艘船都是北野的，还不如直接面对一切，找出出路。

桐前往北野先生的房间，里面空无一人。

几个月不见，这里又多了些有趣的小东西。顶部有一根蛛丝一样的细线，桐不小心用身子带了一下，触动了什么机关，连着一块地板整个儿沉入船底。

满地窖的罂粟，一堆纯金的砖块。

“欢迎你，百里小姐。”北野先生笑了，露出了满嘴黄牙。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你以为你就能走得掉了么？别怪我上次没有警告你啊。”

桐正要逃走，北野打了一个响指，几个彪形大汉上前抓住了桐，他们正竭力往桐的嘴里塞什么东西。

桐哭喊着把他们的手指都咬得血淋淋的，那些人忍着痛楚没有松手。

北野沉思了一会儿，打了个手势，他们便把桐死死捆在了椅子上，在她的嘴上缠上了几条纱布，清脆的声音，一个精美的小口折叠刀掉落在地上。那是他给她的，桐心里咯噔一下。

桐竭力掩护住折叠刀，而不做出反应。

“祝你愉快，我对女人从来不残忍。”北野先生说。

北野招呼那些大汉到桌子边上，再拉了拉丝线，又上去了。桐明白了，北野是要她在这里活活饿死。

桐伸出了舌头，开始用力舔着纱布，舔得舌头发麻才把纱布舔破。

不可以死掉的。远处的梧桐依然在深深祝福。纷飞的季节没有到，就绝对不可以死去。

在阴冷的地窖里，桐的身体越来越冷。

桐“扑通”一声连人带椅子一起重重摔倒在地，然后开始用手够着折叠刀，她慢慢地砍着绳索。几个时辰下来，才得以脱身。

桐四处寻找着出口，周围特别幽暗，只有壁灯妖娆地亮着。

她慌忙中撞倒了一个书架，厚厚的书散落下来，桐赶紧躲开书才没有砸伤她。

她捡起一本落到脚上的书，才发现这是一本账簿。桐颤抖着手指翻开账簿，大量的大麻和鸦片的收购让桐确信北野根本就不是在分发镇痛药，而是聚众吸毒、贩毒。以及成批的军火采购，让桐看得触目惊心，然后她想都没有想，连忙把那账簿揣在怀里。

她抬头看见天花板上有一个门。桐想了想，把金块，书堆成一个坡形，就像一个阶梯一样。

慢慢高到可以接近门的地方，她已经累得无法再走动一步了，只是瘫倒在书上。

桐！桐！有人在叫她。

这一睡，就是永恒之眠了，桐咬一咬牙，顺着爬了上去，一直到了门那儿，桐用力打开门，把门板推上去，再爬了上去。

到了北野的房间里，桐刚要打开门，却发现已经锁上了。她“咚咚咚”地再下去，搬上来了一块金砖，朝着门上重重砸去，“嘣当”一声，锁被砸掉到地上，发出了很响的声音。桐愣了愣，然后飞快地撞开门跑了出去。

一路上她既小心翼翼地不做出慌张的样子，又尽快找到了通往陆地的甲板登岸。她来不及回头，只是默默地想着，夜，祝好运，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一个人拦住了她。

“你不要杀我！”桐情急之中落下了眼泪。

“没有啊。”借着月光，桐看到了他和善的面容，他就像一个明朗的大孩子，“我是军人，小宣。”

“你是好人？”桐用颤抖的声音说。

“对啊。”那人笑了。

“我要去面见皇上。”桐说。

“你，是谁？”

“我是百里，百里桐。”

“闪开！”

人质正在被放回，但是桐看不清他们的脸。

桐被吊上高高的锁架上。

“正义的抉择永不后悔？”

“我不知道正义，我只知道，人性。”

在耸立的高空中，桐纤弱的身躯不禁摇曳。想起一些动人的往事。

四年的光阴，已经长大了。死去两年的蓝姐姐，钟姐姐和皇上，朴实的母亲，等待永远的梧桐。

风的影子只在我心中出现。絮语着温柔的往事，心头萦绕的那一分眷恋也不再存在。

教会种植梧桐的商人，他依然在遥远的地方等待。

太阳变得明亮而炎热，流泻了桐一身，洁白的衣裙显得金灿灿的。光丝交织在一起。

眼花缭乱的天空又有几片多愁善感的云。天空显得那么接近自己了。蓝色的怀抱，就被称之为永恒么。它在福泽你，福泽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喝水。”一个军人说。

桐喝下了，脸又红又烫。

“谢谢。”

高高的锁架上，看着就在附近的军营，依稀还可以看到女同伴们忙碌的身影。

“长公主，你们的人会来救你吗？”

“我坚信。”

“你可以走了。”主帅沉默了片刻说。

桐被放了下来。她行礼，说：“谢谢。”

又缓缓地走向自己的军营，没有半点的慌张和匆忙。

“桐，你在搞什么？”一个同伴问。

“没什么，人质在哪？”

“商人走了，军人在前营。”

听到一个口令，紧接着就是军人的出动，军队再一次浩浩荡荡地出动了。

“怎么搞的？”桐问。

“白云长公主还在敌人手里，她交换了人质，好像一个叫‘小宣’的人说的。”

桐跌跌撞撞地跑出去，拦在军队面前，她要阻止不必要的杀戮。

“诸位，感谢，我已经平安归来了。”

将军下马，抬起桐的下巴，看着她的眼睛，鞠躬了。军队才陆续撤退。

洁白的小衣衫向着远处飘去。

“桐，找到人了吗？”小宣问。

“没有。”

血迹。

“我根本就没有体力和精力去承担这个责任了。什么都没用了。”

“不会，不会的。”

“你要照顾好我的长子温，以及你姐姐的儿子。”

“太医！太医在哪？”

“已经没有什么太医了。”

皇上轻轻说。

“我去找钟姐姐。”

“不用了。”桐刚要走就被皇上拉住了手，他颤巍巍的手递给了桐枕下的遗诏。战乱平定的时候，就是温继承皇位的时候。

然后，那只过早干枯的手就永远垂落了下去。

在夏天之前，二十八岁的皇上就伴随着早落的叶子坠落，埋藏在深深的泥土里。

她见到了皇上的长子温。温十三，天之骄子的贵气。

“温。”桐上前叫他。

“姑姑。”他没有任何的表情。秋霜的影子就映照在了他还很孩子气的脸上，显得老气横秋。

“我不奢求你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我只希望，你在什么时候，都像一个孩子般保有最纯洁的心。”

温还是一副麻木不仁的表情。桐见了，只是抿了抿嘴，向着阳光笑了。

阳光显得格外凄凉，散落了一地，仿佛泪光闪烁。无数的亡灵从上面缓缓地踏过，向着地平线走去。桐露出笑容，想融解忧伤的气氛，却又显得无可奈何。

远方传来遥远的呼唤，在一瞬间就那么定格了。

“月会使你沉思的。”

闪烁的泪光溢出来，在苍白的脸庞上缓慢地爬行着，然后就滴落在了地上。

桐带温来到姐姐的住处。

“桐，你来了。”钟笑了，却并不让人觉得自然。

“姐，你要保重你自己。”桐还想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了。

“坐，坐吧。”钟轻轻说。

桐和温就坐下了。

“你已经是我的唯一了，珍重自己。”桐说。

钟就哭出来了，压抑了五年的苦恼抒发出来，她趴在桌子上。

“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桐轻轻说着，“小皇子还好吗？”

宫中已经空了，连宫女奴才都没有，没有太医的皇上死去了。一年多前还很繁荣的国都已经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局面。

到了晚上的时候，桐站了起来，正准备走，钟的手就已经轻轻拉住了她，那力量

微弱得桐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甩开，但桐没有。

“桐你不要走！夜夜我听见亡灵走过我枕头的声音。我……我受不了了！”

“姐，我不会离开你的。”桐紧握住钟的手，再坐下。

晚上，桐和钟一起过夜。

“姐姐，不要怕，有桐在。”

天明之时，便和姐姐一起散步。小皇子不哭也不闹。一个不祥的黑影闪过，小皇子的身躯立刻被砍成四截。

钟趴在地上，任凭泪水肆意。

“姐，姐。”桐跪在地上看着钟。

“你不要叫我姐！”

在这空荡荡的宫中，桐和钟在后院安葬了小皇子。

深秋的钟早已憔悴得不成人样。

“桐，桐。”钟失神地到处乱走着。她的神经极度衰弱，只能说出桐的名字。

“我在，我在。”桐扶住了钟，陪着她慢慢走着。桐一片心酸，却用平和的眼神遮盖了一切。

“姐姐，上床休息了。”桐扶着钟上了床。

床上的钟一直睁着眼睛看桐，就是睡不着觉。

“姐姐，我在你身边。”

月光在洁白的床单那边洋洋洒洒下来，照亮桐散落在床边的长长的秀发，只有钟轻轻叹一声。

次日，温的面色开始苍白，更加沉默寡言了。

“你病了吗？”桐问。

温还是不说话，摸摸他的额头，才发现他发烧了。

“姑姑，我冷。”他轻轻说。

桐先是一怔，然后扶温上了床，给他盖好了棉被：“盖上被子就好了。”

桐正要走。

“桐，桐，你可不可以不要走。”温轻声说。

“好，我不走。”桐笑了。

清晨还是照亮桐疲惫的面容。

“再见。”桐说。

“这么一趟，就为了一句话。那为什么不来信？”

“信并不保险。”桐调转了头。

“等等！”

“经久哥？”桐讶异地回过头来，“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桐向着原来的路再回去，回去。蜿蜒曲折的道路直通向明灯之下，小村之外。来到梧桐树的小溪边。

黑暗的屋子，里头一个人也没有。烛台下压着字条。

“‘我已回到我原属于的地方’，什么意思。”

桐若有所悟，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向着进京的路。这个傻孩子，为什么要回去？

初冬的时节，飘散的叶，坠落了去路一地，上面覆盖有点点霜雪。瑟瑟发抖的身躯前行，不断前行。

雪，盖在桐的头顶上，还没来得及清理，映衬着洁白的衣衫。风雪的迷惑让人无法睁开眼睛。京，有着熙熙攘攘的小街。

风的声音，越来越接近，直到人所不能忽略。

桐笑了。

桐瞭望城门，在三年前，还是在小宣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那时候，夜显得格外清明。难以忘怀的故乡和情趣就荡涤在心中。

囚车推了出来，那是他的侄儿。桐看着他，他的目光却不在桐这儿。

雪花就一直飘啊飘。

桐走到了行刑台的最前面，看着温。为这一刻等待多时的斧子落了下去，温的头滚落了下去。

血喷洒了桐一身。

人群散去后，桐取出白色的亚麻布，小心翼翼地把温的头颅包裹起来。

桐愕然看到经久也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把经久腰间的宝剑抽出来，对准了经久的胸口。沉默了许久又把他的剑插回了鞘里。

“桐，我……不是有意……”

“你已经，什么都不必说了。”桐浅淡地说。

经久抓住了桐的一只手，桐也没有挣扎，就是静静地在原地。经久沉默片刻，松开了手，转而又走了，头发上的雪溅落到经久的身上，鞋在雪地上踏出浅浅的痕迹。一串串长长的，浅浅的足迹流逝到远方。

最终，皇族这一支血脉还是灭亡了，再不会出现在世上。

最终，还是只剩下了桐一个人，零落地飘散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冬天，还会出现鸟吗？

勇敢的鸟，没有的。

“姐姐，小宣，皇上，母亲，温。”桐难过得泪流满面。

虽然如此，但是会好好活着的，一定要。还有未实践的诺言。头颅埋藏在温暖湿润的泥土里。

春天的小羊还是跟她奔放在草地上。

提着以前母亲留下的画笔，刷刷画下那个竹林，阳光当初被映成了绿色。思绪一番，又揉作废纸。

小村的儿女，惋惜的微笑。今年的夏天，只有桐自己。沉寂在梧桐树之下，瞭望绿色的树荫。

又是官兵齐刷刷地围拢过来。

“你们要做什么？”桐问。

“闪开！”

但是桐看到了他们手上的锯子。

“不可以！”桐说。

桐拦在梧桐树的前面，这是她唯一的亲人。

“闪开！丫头！”

“您不可以这样做！”

“闪开！丫头！”

桐死死地拦在树的前面，头垂落下去，长长的头发遮住一袭白衣。

“把她拉开！”

“大人，我不走！我不走！”桐挣扎着跌倒在地上。

“你为什么阻止？这只是一棵树。”

他俯视着桐。

“大人，这是我所有的回忆，请您放过它。您要我做什么都可以的。”

“你能做得了什么？”

“只要您所说，我就会。”桐诚恳地垂落下睫毛。

“你必须在三年内筹齐三十万银。”

“是。”

婆婆的枝叶便开始颤抖。再一次注定了离开。

京城，大城市的气派与热闹被显现得淋漓尽致。她瘦小而微薄的身躯在人群的挤兑下移动着，人真的多啊。秋天散落了一地落叶，洋洋洒洒的飘絮四处纷飞。

挥动的皮鞭抽打在奴隶的身上，充满了无望的眼神和哀嚎。

桐上前，问：“请问可以让我给他们疗伤吗？我是大夫。”

“你？你是谁？”奴隶主的鹰勾鼻上还有一块脏东西。

“我是大夫，我不需要钱。”

“我知道每一届祭司的血统都是非常高贵的，我只是一个乡下女孩罢了。”桐浅浅地说。

“血统固然重要，灵性才是最主要的。我的家人都想继承这个职务，但是我从他们的身上看不到灵性。其实不是我在帮你，是你在帮我。”

当游人和具有权威性的人最多的时候，老祭司当众宣布由桐接任祭司的职务。从他妻儿老小射出的那愤怒的目光几乎将这个老人淹没。

桐穿上了深蓝色印满了金色银色星月的长袍。接任典礼上，焰火与惨淡的天色互相掩映，几乎过了一整天才完成仪式。

繁琐的仪式很让人讨厌。但是老人在暗处鼓励的目光却让桐重又恢复了信心。

想起奴隶，心又越发难过。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连闭着都能看得见。

桐找了好几处，才问到那地方。

“请放他们走，这是祭司的命令。”桐说。而今是以祭司的身份跟他说话。

“好。”奴隶主强颜欢笑着。

“长公主。”上次那个奴隶还在喊叫着。连他也一起放走了。

“你是……”桐问。

“你不记得我了吗？”

“你……”桐努力地思索着，摇摇头。

“您曾经在战场上救了我一命。”

这件事桐只有一点印象，但她根本就忘记了那个人的面容。

“你怎么知道我……”

“我当时也是个落魄贵族啊。”

“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他们把俘虏当作最卑下的奴隶卖掉，过着非人的生活。”

“我一定帮你们。”

“你，真的可以么？”

幽静芬芳的空气由叶散发着。只积攒了八万个银币。

而岁月的长河还是流逝着，流逝着，不为人知的细密的情愫，还是淹没在了其中，失去了。

秋天，漫天的金黄色，枯黄了一地，听到什么东西轻飘飘坠落枝头，枯叶蝶的身躯终掩盖在其中。浓郁的香从哪儿飘来，浓郁直到腐烂在了温湿的泥土中，这是永恒？

冬天，你不要离开，千万不要。洁白的飞絮就那么坠落在桐乌黑的头发上，亮闪闪的长袍上，积了一层又一层。总带着纯洁再一次滑落下来。

池塘里的水依稀清澈，明亮的阳光照在荷花上，穿过半透明的花瓣，安静地栖息在池塘水面。风情万种的阳光旋转着，用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速度。光线纹理出灿烂的图案。

无论作为白云长公主，随队女军医还是湿婆大神的女祭司，都未曾得到过小村女儿的荣耀。

“晚安，白霞。”桐提着灯说。

“晚安，百里姐姐，谢谢你，真的帮我戒掉了大麻。我想说，桐我想要照顾你，我喜欢你。”

桐先对这个称呼吃了一惊，然后耐心地说：“你还只是个孩子。我，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

“这不是理由，对不对？”

“对，我这次就给你讲一个很幼稚的故事……我在十四岁的时候，有一个商人来到这个村庄，才一夜，他来了又走了。他种下了梧桐树，他说他要回来的，他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在他回来以前，我不会接受任何人。”

“在他回来以后也是？”

“是。时候不早了，快睡觉吧。”

陨落的花最后残存的地方在很深很晦涩的泥土中，忘不了明亮灿烂的太阳，永远注视着它的行踪的太阳。黄昏的光泽悄然无声地降临在桐的头发上。

“白霞，我很高兴你的技艺，你最终可以复出了。”

“桐姐姐，我要做一把琴。”

这把琴用上等的好木，桐的头发制作，樱花干沉淀在琴里。

“谢谢你。”

归去的冬天，一直飘落着雪花。一片一片落下来，圣洁大地一片洁白。

身为女祭司而要履行的职责，还在等着她。

不管是十年，还是一百年，等待都是无法阻隔的。他在这大地的某一处，看着粉红色的樱花时时坠落。埋藏着小宣的土地，远处经久不衰的樱花，温的泥土温暖湿润。

“每每掩映的情愫久久不能飞散。”

心醉的季节，漫天火烧云。十年之久，却也不曾改变真正的信仰。

他会来的，一定会的！

少女时期的梦幻，从来没有支离破碎过。

他会的！

——我坚信！

这就是胜利的微笑。

有些人在美好的幻觉中生活。

那地方，已经不远了，乃至越来越接近。

夏至，干燥明亮的太阳光就照射在大地之上。沿着小径走一遍，去那个蓝姐姐曾经丧命的地方。

光阴把我们当成白痴来愚弄。

真正发现的时候，已经被欺骗得不可救药。

想说什么。

可以说什么。

应该说什么。

自己安详的世界就被思绪搅和得乱七八糟。菩提之下的古灯就被点燃了，由此有了一点点光源。那不明亮，相反的很暗淡。

山上长满着柔软的青草，丝毫不见雪，不见血。明媚的光彩就从瞳仁里闪现出来。

不会感到忧伤。因为桐毕竟还活着。

不管遭遇到什么，都难以否认生命存在的价值。不管以哪一种形式。

忽然就下雨了，桐根本就没有什么雨伞，她躲躲闪闪地回到家，那些陈旧酝酿的香就已经开始发酵了。

桐颤抖着手拿出喝粥的碗，吃完了午饭。

天为你关闭了一扇门，必定为你留一扇窗户，但如果连窗户都没有，就请举起你手中的斧头，砸碎那个门吧。

没有想做的。

没有可以做的。

没有应该做的。

除了他的名字和诗集，什么都没有了。

长歌凝结在空气中。这一年的冬天，雪似乎下得特别少，该被掩埋的，都没有被掩埋。在记忆的最深处，刺痛心。

最终，依然那个人，缓缓地从雪地上爬起来，走过来。蓝色的衣衫，明媚的脸庞，依稀十年前的容貌和姿态。

“姐姐？”桐笑了。

两人又过了一段美好的生活。

为什么要欺骗内心的真实。

姐姐死了！死了！她死了！姐姐早就死了！

天空流逝着幽绿色的流萤，灯火阑珊的小土屋，捧起那颗虚无的心，手上沾满了里面流出来的血，眼泪。

生命，意味着必须做什么事。

二十五岁，连人生的一半都没有走过。励志的心，热爱祖国的心也不会就此灭

亡的。

竹笛清脆的声响从嘴边流泻出来。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吹笛子了，显得有些生疏和青涩。悠扬缓转的乡音，没有繁杂的花样技巧。只像小溪水缓慢地行进。

那小溪水也结冰了。孤寂的月映照在上面，繁星的光洒落了整个冰面。有水鸟在鸣叫，悠长哀伤的声音。

“百里小姐，你的信件。”一个人赶来，“我是商灵子小姐的家仆。”

桐微微回过神来，准备伸手去接，那人却当场拆开信件朗读：

百里小姐：

如能见面，实感荣幸。前一百里，落日山庄。

落日山庄商灵子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信里不是很清楚吗？”

“我……”

“百里小姐跟着我走就可以了。”他说。

前行的道路越来越僻静荒凉。

半月左右，终于抵达落日山庄。黄昏的群鸦飞舞在空中，“落日山庄”四个暗金色的大字印在昏暗幽静的楼上。

黑木镂雕的房梁墙壁凝聚着阴森之气所向。血淋淋的眼睛圆圆地睁在黑暗当中，凝视着桐的脸。桐也盯着那淌着血的眼睛。

“百里小姐，你来了。”

黄色的灯光泛漫了整个黑木房间，反而显得更加阴森。那血红色的眼睛是一个血红色的向日葵，周围是黑色的背景。

一个少妇一身绛紫色华服，正提着一盏灯走过来。穿着绛紫色华服的贵妇人，约莫三十岁上下，却显得保养得很好的样子，肤色白得很有韧性，而不是像桐一样的苍白。

“您是商……”

“我就是商灵子。这么说，你也注意到这幅画了。”她抚摸着画，眼里带着浅浅的忧伤。

“商灵子小姐，您不要太难过了。”桐说。

“那么，桐小姐，楼上是为你准备的房间，其余十二人已经到齐了。”

桐上了楼。黑黑的楼道，桐摸索着上楼。

到达三楼。当开门的时候，桐把持不住，跌倒在地上。橘黄色的灯点燃了。

“裴龄，我让你不要关灯的！”一个女人厉声说，“商灵子小姐明明告诉我们今天还会有一个人来的。”

这里的一些姑娘都比桐年轻得多。让她仿佛觉得老了似的。

桐觉得这个地方不时弥漫着诡异的空气，而整件事背后可能有她意想不到的阴谋。她不愿意参与，也不会参与。

“商灵子小姐，其实人死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阻止更多的死亡。”

“百里小姐？”商灵子问。

桐没有回答。

午间，桐去黑簿精细镂雕成的木廊边看海，太阳的光泽一缕一缕洒落在海面上。

桐是太阳的女儿，也是月亮的女儿。

“百里姐姐，你还是喜欢这儿，但是很奇怪啊。”蝉铃说。

桐不知道说什么会比较好。看海面丝缕光斑熠熠发光，流动着心里最温柔的那一丝光。

回头再看蝉铃，人已经不见了。

“商灵子小姐！商灵子小姐！”桐叫着。

“你是说，蝉铃在你回头后就消失不见了？”商灵子似乎显得很漫不经心。

“商灵子小姐，你……”桐的目光微微有些颤动。

“总会找到的，你不要担心。”商灵子说。

紧接着，另外十一个人也一一前来了。

“你是说，蝉铃在你回头后就消失不见了？”炯介用她特有的嘲笑口吻说。和商灵子完全不一样。

商灵子的口气让桐很担心，炯介的态度也让她觉得好不到哪里去。

“不会吧。”裴龄说。

“你先到旁边去。”炯介摆了摆手，“你说我们会不会永远都找不到她了？”

“停住！桐小姐也是我请来的客人！”商灵子一贯温柔祥和的声音不觉显得严厉起来。

晚上又摸黑到楼道上。一条雪白的缎带勒住了桐的脖子。凭着对黑夜的敏感，桐本能地知道——

“本。”

“你知道？”

“在乡下没有灯的时候，我们都是摸黑做事的。”

桐奋力地挣脱开，突然听到本凄厉的惨叫，但是当她再定睛看时，人已不见了。

“商灵子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走吧。”桐说。

“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商灵子说，“桐小姐，你搬到我房间里好了。”

有时吹奏银笛。

她赤诚待人，思维单纯而明朗。

寒冷的季节终于过去了。成片雪白的樱花这时候就盈满了村，地上散落着洁白。清朗的风吹拂。

“我觉得春天要来了！”桐笑了。

以春天为原因而快乐。腿上的伤口也愈合得很好了。

“我们孤男寡女会不会让人觉得不太好。”臻问。

“你是病人。”桐说。

臻沉默，然后说：“房子里积了这么多灰！你这个邋遢姑娘不会收拾一下吗！”桐惊讶良久，然后出去了。

她根本就不会在乎别人发脾气。

有一种世界，是最美好，最纯洁的。沉浸在梧桐树的绿意之下。夏天的生日如往常一样无聊，想起商灵子小姐，心中的难过之情一点点涌上来，再淡淡地散去，每天心情都是如此反复着。

生日，桐都快忘了。

“百里，我娶你好不好。”臻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小了，我比你大三岁。”她的面色吃惊而显得更加苍白。

“为什么？”

“不是。”桐说，“真的不可以。我都二十七岁了！我只是一个老姑娘。”桐的眼泪流出来了。

难道真的要打破她十三年的信仰。那不可能，不可能的！我不信！我不信！

桐扶着床，急促地呼吸。长发散落下来。

“怎么了？”臻问。

然后他才发现床上如同下雨一般出现一滴两滴水，最后湿了一片，是桐斑驳的泪水。

“我不会放弃，您也有保留的权利。”

“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喜欢我？”

“不为什么。”

“你说什么？”心烦意乱的桐问。

“没有原因。”

“你会明白，光阴这个可怕的东西，总是夺走了我们的一切。园子里当时姐姐给的葡萄种子都死光了！”

蝉鸣不休，燥热的空气，额角流下了汗水。

“无论从哪个方面，你都没有理由拒绝我。”

桐跨出房间，让身体漂浮在小溪上，清冷的水，渗透了她的衣服，头发。这么睡着了，一觉醒来又是哪里。